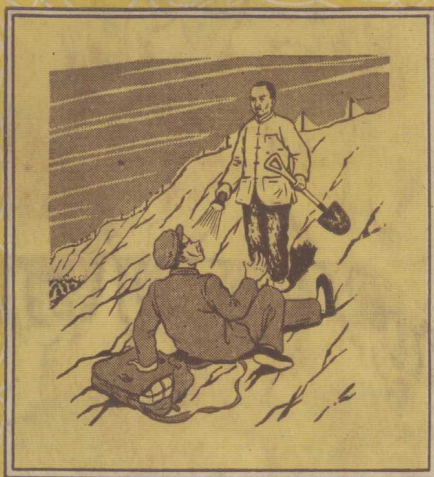


· 演唱材料 ·



本 社 編

公文袋的秘密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1 日



王 明 著

公文袋的秘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演唱材料

公文袋的秘密

本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選輯收集了七篇適合農村演出的演唱材料。“毛主席派來了醫生”寫毛主席派醫生替人民看病，寫出人民領袖對人民的關心。“魚腹的秘密”寫有高度警惕性的邊防戰士揭穿了反革命分子的詭計，捕捉住反革命分子。“一場糾紛”寫一個不重視集體利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轉變。“黃育中”寫一個初中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批判了輕視農業生產的思想。“鯉魚和釣鉤”寫一條鯉魚明知鉤餌不好吃，但決心不強，最後上了鉤。“公文袋的秘密”寫一個有高度警惕性的老年農民，在巡查堤防的時候，抓住一個想用炸藥炸毀堤防的特務。“黎明之前”批判了想多得工分而不愛護公共財物的思想。

演 唱 材 料

公 文 袋 的 秘 密

本 社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七八號

新力印刷所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

書 號：0099

開本：787×1092 紙 1/36 印張：1—2/18 字數：20,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9,000

定 價：(6) 一角二分

目 次

- 毛主席派來了醫生(河南墜子)……………毛炳身 (1)
- 魚腹的秘密(山東快書)……………岳德清 馮占林 (4)
- 一場糾紛(唱詞)……………邱自操 (10)
- 黃育中(快板)……………閻振俗 (14)
- 鯉魚和釣鈎(唱詞)……………邱自操 (19)
- 公文袋的秘密(山東快書)……………化振 (21)
- 黎明之前(小黃唱)……………劉爲志 (30)

毛主席派來了醫生（河南墜子）

毛炳身

張大娘家住在駐馬店，
她有個女兒叫玉蘭。
有一天，她領着女兒街上耍，
見一羣行人四下竄。
原來是一隻瘋狗把人趕，
母女們連忙躲在路一邊。
那瘋狗大得像牛犢，
尾巴直挺朝着天；
張開一個血盆口，
好像餓狼下了山。
張大娘拉住玉蘭正要跑，
瘋狗已經到跟前，
向着玉蘭撲過去，
一口咬住胳膊彎。
玉蘭又痛又害怕，

哭叫着倒在大路邊；
鮮血淋淋流在地，
黃土染紅一大灘。
張大娘一見紅了眼，
就地拾起塊半截磚，
向着瘋狗投過去，
喊叫着：“大家快點來救俺！”
那瘋狗還要往上躍，
早驚動街上衆青年，
一齊動手把瘋狗打，
這才救了小玉蘭。
張大娘忙把玉蘭來抱起，
小玉蘭已經昏昏迷迷不動彈。
她揹着玉蘭回家內，

張大娘心中好似滾油煎，
坐床上思前又想後，
一件件事情湧心間：
娘家叔當年也被瘋狗咬，
沒治好，死在六月天。
玉蘭爹去世快七年，
就撇下一女並一男。
喝盡了多少“黃連水”，
才養大兒子青山女玉蘭。
兒子今年二十歲，
參加了志願軍在朝鮮。
她本是光榮軍屬人人敬，
小日子過的透香甜。
家中只剩母女倆，
愛玉蘭就像掌上明珠無二
般。

小玉蘭聰明又伶俐，
一雙大眼滾滾圓。
現如今躺在床上不動彈，
面色灰白嘴唇乾；
迷迷糊糊發嚔怔，
鼻翅子上上下下不住擱。
張大娘越看越害怕，

好似鋼刀把心剗。
有心給兒子寫封信，
寄信，再快也得十幾天；
有心到街上請大夫，
沒有妙藥也枉然。
娘家叔被瘋狗咬傷沒治好，
也只因缺少“救命丹”。
張大娘發愁無主見，
急得坐臥都不安。
猛抬頭來用目看，
毛主席的像片牆上懸。
領袖彷彿微微笑，
兩眼奕奕現慈顏。
張大娘心中只一動，
不由心裏暗盤算：
毛主席一向愛百姓，
我何不求他救玉蘭。
張大娘想着好像有希望，
千斤重担輕半邊。
她忙託鄰居把家看，
到大街，拍發電報求救援，
電報拍到北京城，
張大娘心裏稍放寬。

第二天，時鐘剛打十二點，
忽聽有人扣門環，
她慌忙開開門兩扇，
門外邊，站着一女並一男，
各提一個小藥箱，
白色手術服身上穿。
男的說：“大娘你是姓張吧？
你女兒可是叫玉蘭？
昨天瘋狗把她咬，
現在她在哪一邊？”
張大娘聽罷心暗想：
“這件事他咋知道恁週全？”
一面答應說就是，
把兩個同志領到屋裏邊。
來到屋裏才坐下，
男的開口又把話言：
“昨天你給毛主席去電報，
請求搭救張玉蘭。
人民領袖愛人民，
才派俺治病來這邊。”
張大娘感動得說不出話，

兩股熱淚眼中含。
醫生檢查了玉蘭的病，
說：“晚來半天就危險。”
先把藥水口內灌，
藥膏就往傷口上填。
這樣，連着醫治了七八天，
玉蘭的病勢好完全。
醫生辭別了張大娘，
彙報給領袖且不談。
張大娘回到房中床邊坐，
用手撫摸着小玉蘭：
“孩子呀！當時你被瘋狗咬，
爲娘心中似火煎。
心想：萬一你出了啥差錯，
娘的命跟着就算完。
如今你的病治好了，
這都虧毛主席救了咱；
毛主席恩情如山重，
咱要永遠記心間。”
說着話，母女倆看着領袖像，
說不出心裏是酸還是甜。

魚腹的秘 密（山東快書）

岳德清 馮占林

說了個地方你沒到過，
要不信我就給你說一說。
這地方早晨好比春三月，
下晌跟秋後差不多，
正晌午太陽當頭晒的慌，
晚上可凍的叫你打哆嗦。
一年的春秋這二季，
它一天之內全經過。
(白)這天道古怪吧？我說你
沒去過麼！

這地方就在雲南省，
平地稀少山地多，
是咱們的國境綫，
邊防軍一天到晚把守着。
這一天清晨昏天暗地下大
霧，
四外的遠山、近寨影綽綽。
解放軍班長何龍慶，
領着個戰士叫小郭，

兩個人放哨交班回營部，
冷風吹的挺“玄乎”。
何班長開言說：“小郭，冷不
冷？
冷了就放下帽耳朵。”
小郭說：“現在要到我們四川
省，
熱的你穿件汗衫都嫌多。”
班長說：“這裏的六月也挺好
麼！
不用風扇就涼的讓你打哆
嗦。”
他二人說說笑笑把山下，
猛聽着脚步聲音窸窸瑟；
何班長急忙蹲下仔細看，
晃忽忽的好像一個黑傢伙！
隱隱約約看不準，
他手指前邊問小郭：
(白)“哎！什麼人起得這麼早

哇！”

“還不是普通老百姓。”

小郭他一點沒思索。

老何說：“怕不是，老百姓怕中瘴毒早晨不出門，這個人老早趕路爲什麼？”

“這……這……”

小郭叫班長問的沒的說。

(白)“小郭，走！攆上去！”

“是！”

他二人緊走幾步攆上去，何班長就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看明白：

這個人頭戴一頂破草帽，身量不高也不矮，褲腿上沾了一些土塊塊，兩隻鞋“甩了箱”好像方才蹣過河。

肩上邊挑着兩個篋，走起道來挺洒脫！

只聞着一陣陣的腥氣味，不知道篋子裏裝的是什麼。

何班長把這人打量一個遍，上前開口把話說：

“老鄉，你上哪裏去呀？”

挑篋的“嗯——”了一聲擰過脖，

半天他才說了話：

“哦——俺……回家。”說話有點直瞞巴，

“大軍同志，你們起的可真早哇！

天剛亮你們就出來做巡邏。不怕瘴毒不怕冷，你們兩個真夠格！”

老何說：“防備敵人來搗亂，保護邊疆人民好生活。瘴毒寒冷有啥怕？怕的是抓不淨那些壞傢伙！老鄉，你咋不怕把瘴毒中啊？頂着霧這早趕路爲什麼？”

挑篋的一邊走着一邊嘮，還賊目鼠眼的靛小郭：

“我胞妹家在蠻閑住，眼下她們正在把魚捉。

我母親天天想魚吃，
我挑了這些回蠻挪。”
何班長一聽不對勁啊：
“蠻挪那地方我到過；
那是個有名的產魚地，
他反到蠻閑挑魚爲什麼？
蠻閑寨本是國境地呀！
這個人來歷可得摸一摸。”
何班長開口又把老鄉叫：
“你們家鄉蠻挪我呆過。
罕蔚田這個人可挺好哇！
不知你認得不認得！”
(白)“罕蔚田？我不認識這個人。”

“哎？他不是你們鄉長麼？”
“噢——你說的我們老鄉長
啊？
認識認識，他工作肯幹又負責！”
班長想，這個傢伙嘴真巧，
隨聲附和挺會說。
鄉長本來是小伙，
硬加上個“老”字爲什麼？

“老鄉，你們鄉有個俸侃卿，
可不知道他在家裏幹什麼？”
挑簍的連說：“在在在……
他如今比過去胖的多。”
何班長一聽出了假，
這個人準是一個壞傢伙！
俸侃卿這名是我瞎編的，
這小子怎麼說認得。
何班長正想再把他來問，
那傢伙一放扁担要歇着。
他便說：“大軍同志咱再見！”
班長說：“小郭！咱們兩個也
坐坐。”

那傢伙一看沒支走，
掏出來烟捲和洋火。
他遞給小郭一支烟：
“大軍同志來一棵！”
小郭忙說：“不不不，
解放軍都不抽這個。”
那傢伙把煙又遞給何班長：
“你要不抽俺可不快活！”
(白)“我有旱烟！”
“你抽吧！味道不錯。”

“不，你自己抽吧！”
他二人你推我又讓，
啊？何班長一看煙捲心裏犯
疑惑：
“煙捲上印着一些外國字，
噯哩拐彎不認得！
這煙捲好像美國造，
老百姓哪能抽這個？”
那傢伙覺着有點露馬脚，
他靈機一動就把扁担摸：
“大軍同志咱再見！
到蠻挪請到我家去坐坐。”
他挑起了簍子奔岔道，
却不從大道奔蠻挪。
何班長明白他是耍的脫身
計，
就遞了個眼色給小郭；
小郭喊：“老鄉老鄉先別走！
有件大事沒辦妥；
我們是國防綫上的邊防軍，
行路人我們統統要搜索。”
那傢伙回轉身來叫同志：
“簍子裏是魚沒別個！”

“不管什麼也要看！”
小郭說話不囉嗦。
那傢伙就把担子放：
“不怕麻煩你們就搜索。”
小郭端槍一邊站，
班長就把簍蓋挪。
打開一看全是魚，
那傢伙一笑把話說：
“我當着真人不能說假話，
看看吧！省得你們不信我。
我在邊地是老戶，
不法的事情我可沒做過。”
何班長可沒聽那一套，
一簍魚從上到下翻個個。
（白）“噯！都是魚。”
“怎麼樣大軍同志！我沒騙你
吧！
那簍還檢查不檢查？
兩簍裝的一樣貨！”
“當然也要看一看！”
說這話的是小郭。
何班長又打開這一簍，
伸着胳膊往裏摸，

(白)“哎，硬幫幫的這是啥物件?”

抽出來一看是個大鐵盒，四面的口還緊封着。

“哎!這裏面裝的是什麼?”

(白)“是魚啊!”

那傢伙恐怕老何不相信，就指着鐵盒作解說：

“盒裏面裝着白鯽魚!

我母親最愛吃這個。

五荒六月我怕壞，

因此上把兩條一齊封進盒。”

何班長掃了他一眼，

回過頭來叫小郭：

“小郭，你把刺刀遞給我……”

“同志，那盒子你可開不得!

打開鐵盒撒了氣，

爛了鯽魚可坑了我。

鐵盒裏的的確確是鯽魚!

要有假我的腦袋由你砍來由你割。”

班長說：“不打開誰知有假沒

有假，

你這是瞪着眼睛瞎胡說。”

小郭他年青沒經驗，

手拿着刺刀犯琢磨：

“要真是白鯽魚可怎麼辦?

違犯了羣衆紀律了不得!”

他拿着刺刀正猶豫，

班長說：“快把刺刀遞給我!”

小郭把刺刀遞過去，

那傢伙可就發了火：

“咱們可要先講下，

魚爛了你們要負責!

解放軍得講紀律性啊，

這麼幹我可不許可。

你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

爲什麼對百姓還講壓迫?”

何班長他把主意早拿定，

說起話尖銳又幽默：

“正因爲我們是中國人民解

放軍，

所以對祖國人民處處要負

責!”

何班長“味哧——”一刀扎進

去！

一使勁撬開了大鐵盒。

咱不說挑簍的怎麼樣，

小郭他一看：砸了鍋！

(白)“啊？果真是兩條大鯽魚
呀！”

小郭他歪了一歪何班長，

何班長仍舊很沉着。

小郭在一旁心忐忑，

那傢伙可就把話說：

“不讓你打你偏要打，
這回你還說什麼？

就這樣對待老百姓，

未免有點太過火！”

這傢伙說着話就動了手，

要把鐵盒往回奪。

何班長可就說了話：

“事還沒完你急什麼！”

何班長伸手把魚取，

那傢伙吓的臉煞白！

他要上前去阻擋，

小郭端槍說了話：“快站着！”

何班長掂量掂量魚，

自言自語把話說：

“這種魚可真有點怪，

光有份量沒有個！

(白)哎！“這魚肚子裝沒裝什
麼？”

那人說：“魚肚子還能裝別
的？

魚腸子、魚鰾、魚下貨。”

(白)小郭說：“班長，我還從

來沒見魚下貨什麼樣

來，你‘括’（剖）開看看，

咱長長見識。”小郭現在

也看出門道來了。

何班長手起刀落開魚肚，

那傢伙一看沒了轍！

扭頭撒腿就要跑！

“不許動！”小郭舉槍要擣火。

那傢伙乖乖的沒敢動，

兩隻手高高的舉過脖。

咱不說這個傢伙傻了眼，

老何從魚肚裏就把東西朝外

拖，

一條魚裝的手槍包着布，

一條魚裝的電台是美國貨。

小郭一看抿嘴笑：

“你娘的胃口真不錯，

專門吃這號硬傢伙。”

何班長看罷這些勝利品，

指着特務把話說：

“你既然上門來送禮，

我們也不能不收着，

來！你把這些全挑上，

送回家賞你一副小手鐲。”

他二人押着特務回營部，

這時候太陽出來照耀着祖國

邊疆的好山河。

(註)此文根據“羣衆文藝”〔五五年第三號〕艾華的小說“魚腹中的秘密”改寫。

(原載“旅大文藝”)

一場糾紛(唱詞)

邱自操

太陽出來紅鮮鮮，

社員們忙生產熱火朝天。

周世善拿起掃把在掃豬欄，

搜集糞水好往社裏搬，

“汪！汪！汪！”忽聽門外狗叫

喚，

嗚！原來是舅娘到門前。

周世善忙把舅娘喊，

又出來媽媽和二弟周世元。

舅娘扭扭捏捏走進房間，

喝了一碗茶燒了幾口烟。

把他弟兄望一眼，

笑咪笑咪開了言：

“聽說你弟兄入了社，

今後的莊稼自然要蓋從前。

爲舅娘特地來道喜，

還有件小事來商談。

爲舅娘談的不是別一件，

爲的是你們那兩畝糯泥田，

那兩畝田的泥巴細又軟，

粘性大得像洋灰一般。
目前你們入了社，
轉眼就是大夥兒的田，
舅娘想把你們糯泥買，
買來窰上燒瓦磚。
論實價每畝合米算兩石，
我給你每畝五十元。
這真是一舉兩方便，
幫你憑空賺筆錢。”
幾句話打動了周世善，
心裏不住打算盤：
“田土雖然入了社，
個人還有私有權，
我只把泥巴賣出去，
落得淨賺一百元。
下年老二接媳婦，
辦喜事正愁莫得錢。
這筆買賣做得着，
比幹啥子都賺錢。”
心頭打轉把頭點，
那旁急壞了老二周世元：
“莫忙呀！哥哥你要想想看，
那兩畝田已經是社的田。

不能爲了個人小打算，
就拿社田來賣錢！”
哥哥說：“賣了糯泥還有沙泥
在，
我賣的是泥巴不是田。”
二弟說：“糯泥沙泥差得遠，
損害社的利益理不端。”
弟弟一旁說道理，
哥哥氣得眼睛圓。
舅娘在一旁鬼眨眼，
媽媽趕忙來轉彎：
“爲點小事就鬧翻，
兩弟兄爲啥不好好談？”
舅娘討個沒趣只好向後轉，
兩弟兄在家中又把道理搬。
世元說：“大河無水小河乾，
社的利益要放在前，
爲了大家都過好日子，
哪一個不想搞好社裏田！
賣了糯泥莊稼要少收一半，
你不能只顧自己把大家丟在
一邊。
舅娘是富農心腸惡毒得點，

她在破壞互助合作把套套編。

看不穿她的鬼計就要鑽圈圈。”

世善一聽紅了眼：

“噫！老二，話可不能這樣談。

當哥子的鹽巴也比你多吃點，

你何必扭到把牙巴勁搬。

大道理小道理我也會談，

賣自己的泥巴我看哪個敢來管。”

世元說：“小弟並不是故意和你哥子爲難，

爲人路子要走端。

田土既已入了社，

就不該爲私利動它點角角邊邊。

好青年要大公無私不把便宜佔，

黨的教育要記心間。”

這席話說得周世善還不起點

點，

氣得兩隻眼睛只見翻：

“這些那些我不管，退社我也要賣這筆錢。”

媽媽也在一旁把老二勸：

“世元，你聽爲娘把話言，賣泥巴還是爲你在打算，

下年你結婚也要用錢。”

世元一聽又把老娘勸，

輕言細語開了言：

“我結婚不勞你老人家多麻煩，

勤勞節省才是好青年，

更不能爲了自己辦喜事，就把社田來賣錢。”

周世元有條有理把話談，

周世善沒道理發不起言。

心想不把泥巴賣，

又捨不得一百多塊錢，

“我退社賣泥巴總不得拐，去找社長談一番。”

周世善頭昏眼花往外竄，

心頭有疙瘩情緒不安。